

译文纪实

朱鷺の遺言
[日]小林照幸 著 王新 译

朱鷺的遺言

一个物种
在日本灭绝，
“对生命的慈爱”
如何从现代日本消失？

获日本大宅壮一
非虚构文学奖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朱鹮的遗言

作者：〔日〕小林照幸

译者：王新

责任编辑：常剑心

关注微博：@数字译文

微信公众号：数字译文

联系我们：hi@shtph.com

问题反馈：complain@shtph.com

合作电话：021-53594508



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，成立于2014年3月。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。我们会不断努力，做体验更好、设计更好的电子书，加油！

上海译文出版社|Digital Lab

目录

- 一 朱鹮色的乐园
- 二 “爱”护会
- 三 生椿之夜
- 四 聚光灯下的苦难
- 五 戮力同心
- 六 最可耻的叛徒
- 七 最后的鸟粪
- 八 谷平的晚霞
- 后 记
- 参考文献
- 朱鹮简略年表
- 佐渡全图
- 文库版后记 朱鹮、人、佐渡
- 译后记

一 朱鹮色的乐园

1

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梯田、旱田的山间地块，在佐渡叫作“谷平”。

谷平为层层山林所环绕，人迹罕至，没有人家，仅能见到耕作的农夫。连接外部的道路狭长陡峭，来往只能步行。

旭日初升，晨曦惊梦山谷。

白羽翻飞，一鸟翩跹而至。

(这趟来对了。)

农具屋前的稻草堆里，佐藤春雄猫着腰，已等候多时。三十一岁的他，复员刚五年，有一副铁打的身板。他不感觉累，但浑身冰冷。不过，当炫目的白色羽毛映入眼帘，春雄立即心跳加速，兴奋的热浪涌遍全身。

晨曦尚微，但田地里那形似鹭的白色身姿清晰可见。它离春雄约三百米。田里残留着约摸一个半月前收割后的稻桩。地下水涌出形成好几个水坑，成年人能一步跨过的大小。

春雄脚边的背包上挂着温度计。六摄氏度。尚未下雪，但在风浪交加的日本海上，11月的佐渡岛，早晚是颇冷的。

与兴奋发热的身体不同，他的头脑是极其冷静的。

看表。早上6点28分。从战场带回来的笨重的八倍双筒望远镜，皮带已破旧不堪。春雄拿着它，躲在稻草间，捕捉白鸟的身影。

白鸟赤面黄眼，腿赤中带黑，它在田里踱步，同时观察稻桩周围的水面，约十五厘米长的喙时而插入田里——它的喙黑而长，像鹤，只有尖端部分是面部一样的红色。

在找泥鳅，春雄想。

(别动！别急，慢点，慢慢儿地。)

春雄自言自语着，向它靠近。他的眼盯住鸟不放，同时将姿势从半蹲改为匍匐。他头戴登山帽，身着一套工作服，脚穿橡胶长筒靴，身体左侧贴地，靠左手肘和右腿推动身体向前滑行。为了不被白鸟发现，他特意用线在登山帽上绑了树枝和稻草。

这只鸟看上去戒备心很强。

在佐渡方言里，这种鸟叫作“Do”。见过Do的人很少，每次走访，他们都会说：“Do机敏得很，就算没瞅见人在哪儿，也知道这块儿有人。一觉着有人就跑，所以很难见得着。”

春雄观察这种鸟已三年有余，据他的经验，这鸟不仅对人很警惕，对乌鸦、老鹰等鸟的接近也很警觉。没有强壮的肌肉，除了绷紧自己的神经，它别无自卫的技巧。

白鸟把喙扎进有水的地方，头往下探，只露出半截脖子。片刻，头从田里抽出，带起一片水花。只见一条泥鳅被长长的喙拦腰夹住，喙红色的尖儿上还挂着泥。泥鳅猛烈地摇头摆尾，拼命挣扎。鸟猛甩了四五次头，泥鳅不知是没劲儿了还是放弃了，不再动弹。不一会儿，它便整个被鸟吸了进去。

白鸟在水面张开翅膀，估计至少有一米四。随着翅膀剧烈的拍动，田里水花四溅。

匍匐观察的春雄暂且放下望远镜，转而望向身后的大山。

(来了。)

两只同样的鸟从山里径直飞来，落在先前那只附近。

春雄再次匍匐，举起望远镜。先前那只时不时离开积水处，在干地上漫步，后来的两只则在找泥鳅。

拍击水面，看似是洗澡，其实是给同伴发信号：“这儿有很多泥鳅，没有危险，放心来吧。”

而且，后来的两只本身也成了一种信号。见到三只安然捕食泥鳅，又有三只径直从山里飞来，开始在田里觅食。

现在，田里有五只鸟出现在八倍望远镜里，要将先来的两只和后到的三只准确地区分开，是相当困难的。春雄只能勉强通过腿和喙上挂的泥，推断它们飞来的顺序。

最早的那只站在能环视整个梯田的田埂上放哨，频繁地转头张望。春雄躲在田埂下用望远镜观察。他已经前进了大约一百米，再往前走就可能被鸟发现。

后来的五只捉了一会泥鳅后，像最早那只那样，到干地上踱步。有一只衔起掉落的稻草，另一只见状，衔住稻草另一端，两只玩起拔河的游戏来。

拔河的两只鸟比其他三只体型小一圈，像是幼鸟。拔河须使劲儿，两只都拼命晃着脑袋。其中一只没衔住，被甩掉后又连忙去追。头后几根棒状的冠羽高高立起，显得兴奋极了。

有一只成鸟见状，来到它们中间调解。鸟竟然有人类一般的举动，这把春雄给逗乐了。

田里只有春雄和六只鸟。他的观察又持续了二十多分钟，直到最早飞来的那只振翅飞走。这样的画面，总让春雄赞叹。只见第一只张开翅膀，从田里抽出红色的腿，直上云霄。见状，其余五只也赶紧追了上去。

他放下望远镜，用肉眼追踪空中的五只鸟。高度大概是五十米。

目光停留在它们展开的翅膀上。这种鸟的得名，与飞行时翅膀内侧的颜色有关。当翅膀收起时，它就像有雪国之称的越后国⁽¹⁾的雪一样，洁白无瑕，静若处子。然而，它一旦展翅，静谧的白鸟瞬间染上鲜明的颜色——典雅的浅粉中略带朱红，蕴含雄壮而悠久的历史。

“古人将这颜色称为‘朱鹮色’，将有朱鹮色翅膀的鸟命名为‘朱鹮’。”望着排成纵队在梯田上空高高盘旋的六只朱鹮，春雄自语道。

“朱鹮色”的双翼沐浴在晨光中，时而放出灿烂的金色光芒，分外耀眼。美的不只是颜色，还有飞行的姿态。颈部笔直前伸，双足如轻盈之尾，体态宛如离弦之箭。

“啱啊……啱啊……啱啊……”朱鹮一边盘旋，一边发出高亢悠远的鸣叫，越过梯田，飞入山中。

朱鹮消失之后，春雄依然望着山的方向。虽然看不见它们的身姿，但只要想到它们在山中的某处，和同伴们一起快乐地繁衍生息，春雄便心潮澎湃。

看表。6点51分。春雄环视梯田及周围，想必朱鹮不会再回来，便回到农具屋。从背包中取出笔记本和钢笔，逐条记录下朱鹮飞来时的时间、气温以及自己分别用肉眼和望远镜观察到的朱鹮的活动情况。

然后，他把笔记本和钢笔放进背包，取出铺有相纸的黑色塑料袋和一只二十厘米长的钢勺。

(应该已经干了。)

他充满期待地走向先前朱鹮停留过的田地。这次已无匍匐的必要。

地上有好几个清晰的朱鹮的爪印。两三厘米长，三趾朝前，一趾朝后。爪印间散落着两三厘米大小的白色块状物。

那是朱鹮的粪便。鸟类的粪和尿是一起排出的。尿为白色，尿迹呈长条形、圆形或方形，粪堆叠于其中。

粪本身也可呈圆形或方形，没有定数。为了不破坏粪的形状，他将其周围的尿液和土壤一并舀起，熟练地放入相纸袋子里。

常人不屑一顾的朱鹮粪便，在春雄眼里，可是珍珠玉石般的宝贝。

2

今天收集到二十二枚粪便，其中一大半尚未完全干燥。春雄推测，未干的是刚刚排泄的，其余可能是昨天傍晚时分，朱鹮在飞行过程中排泄的。

拾粪完毕，春雄右手拿勺，左手拎相纸袋，走回放背包的地方，开始收拾工具。背包里有一台装有300毫米长焦镜头的相机，春雄有时不用望远镜，而用它进行拍摄。

“佐藤老师，早上好！”春雄正在收拾，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。这个声音并不陌生，它来自这间农具屋的主人，一位年老的农夫。割完稻子，他正要去山脚的果园修剪柿子树。

春雄摘下绑着树枝的帽子，转身回应。现在是早上7点整。

“今天见着朱鹮了吧，春雄老师。”农夫见春雄神采奕奕，微笑道。

农夫比一米六五的春雄还矮些，春雄把脸凑向他：“老爷子，这您都知道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老师来这谷平三年了吧，但凡见不着朱鹮，还有，捡不到鸟粪的时候，您的声音动作都不一样，无精打采的。要是见

着了，您可高兴了，像今天一样。而且……”

农夫口中的“佐藤老师”“春雄老师”“老师”，此刻身着的工作服污迹斑斑。这也是见着朱鹮才会有的。

春雄在佐渡遍寻朱鹮的踪迹，调查了近五年，才得知这谷平是最佳观察点。即便清晨和上午没来，他傍晚也会来。农夫渐与春雄相熟，便同意他使用农具屋作观鸟之用。有时，春雄傍晚观鸟累了，就直接在里面睡去。

“看来我反倒成了老爷子您的观察对象了。今天来了六只，我仔仔细细看了二十多分钟呢。晨光里的朱鹮，漂亮极了。”

他自豪地给农夫看刚做的记录，还高兴地补充道，今天捡了二十二枚鸟粪。

“我见过夕阳里的朱鹮，身上闪着金光，我都看呆了。不过，朝阳里的朱鹮我倒是没见过，肯定特别漂亮。佐藤老师今天也是六点来的？”

农夫的语气从羡慕开始转为佩服。

此处谷平位于两津港东南五公里的山里，可远眺两津湾。这山属于一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村子，叫“椎泊”。据土地登记簿的记载，这里叫“椎泊谷平”。

春雄的家在一个叫“加茂歌代”的小村落，位于佐渡的门户两津港以西四公里，加茂湖北面的山坡上。在春雄家后的山里或是院子里，能见到黄莺、绣眼鸟、大苇莺等鸟类，以及貂和“机灵仔”（狸，佐渡方言）。不过，那里未曾有过朱鹮。

春雄几乎每天清晨4点半出门。经两津港到椎泊大概十公里路程，骑自行车五十分钟。到达椎泊后，有一个公交车站，那里有一个叫“真木”的村落。春雄从真木上山，继续骑行六百米后，放下自行车，再快步走三公里左右山路，四十分钟后到达谷平。此时差不多是早上6点，春雄开始为观鸟做准备。

“……日复一日，不容易啊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您整整一周没来，我寻思怎么回事儿呢，不会是病了吧。问我们村在两津高中上学的孩子，说您带队去修学旅行了，我这才放心。”

这事听农夫说起过多次，每次春雄都忍俊不禁，既笑农夫，或许也笑自己对朱鹮无可救药的执着。

农夫来了，春雄便要把农具屋让出来，然后走下绿色的台阶，回到山脚，去两津高中上班。看表。早上7点9分。这山里的老人家作息规律，也许是托他的福，春雄至今没迟到过。

春雄向农夫道谢，背上背包。上山花了四十分钟，下山只需二十五分钟不到。到两津高中需再骑五十分钟自行车。员工会议8点40分开始。因为他是班主任，8点30分之前必须赶到学校。

春雄的自行车内胎不是空气内胎，而是海绵。虽然完全不担心爆胎，但蹬起来费力，坐着也不舒服。不过，或许因为心理作用，见着朱鹮的日子，春雄都骑得格外轻松。

自行车驶上平路，速度稳定下来。

（佐渡啊！朱鹮啊！）

春雄在心中赞叹。吸引他的不只是朱鹮，还有朱鹮栖息的佐渡岛。他为这里的水、空气和土地感到骄傲。

佐渡面积八百五十七平方公里，周长大约二百七十七公里，是冲绳本岛之外日本最大的岛。从空中俯瞰，它形似右半部下沉的字母“H”。人们把“H”的左边，即岛的西北部叫作“大佐渡”，把右边，即岛的东南部叫作“小佐渡”，大佐渡山脉和小佐渡山脉平行延伸。

大佐渡山脉比小佐渡山脉高，八百多米的山峰此起彼伏，最高峰金北山有一千一百七十二米。小佐渡山脉最高峰仅六百四十六米。夹在大佐渡山脉与小佐渡山脉之间的部分，是大米之乡国中平原。从高空眺望，春雄刚才观鸟的椎泊谷平，位于小佐渡山脉的右上部。

今日万里无云。在通往两津高中的路上，迎面能望见远处的大佐渡山脉，金北山顶覆盖着耀眼的白雪。

“早上好！”春雄骑车穿过校门，传来学生的问候。有个话多的男生，见春雄穿着脏的工作服和长靴，揶揄道：“老师，大清早又看朱鹮去了？”春雄暗自苦笑。

来到更衣室，春雄用冷水擦身。见到了朱鹮，他本就亢奋，再加上骑车赶路，他全身热得发烫。这时候，冷水最舒服。擦完身，春雄换上放在学校的西装，用手帕擦擦汗湿的头发，再匆忙地在镜子前将头梳成三七分后，进入办公室。

“哟，佐藤老师班师回朝啊。”

“今早上有什么惊人发现不？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朱鸮的遗言》〔日〕小林照幸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237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